

贵州筑牢『两江』生态屏障

本报记者 汪志球 程 焯

河长负责 联防联控

在贵州,凡是老百姓叫得出名字、有长流水的小河流,都能找到河长负责。作为长江、珠江上游重要的生态屏障和首批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2017年以来,贵州以全面推行河(湖)长制工作为抓手,深入实施大生态战略行动,坚决扛起了“两江”上游的责任担当。

目前,贵州全省4697条河流(湖、草海)、2407座小(2)型及以上水库、17150座山塘,共设置22755名河湖长,建立了省市县乡河长会议、信息共享、工作督察、考核问责与激励、验收、信息报送六项制度。同时,贵州已与四川、重庆、云南、广西、湖南签订了联动机制协议,实现与周边省(市、区)跨境河湖联防联控全覆盖。

“良好的生态环境已经成为贵州最大的发展优势和竞争优势。这是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在贵州大地的生动实践,是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在贵州大地的生动诠释!”贵州省委副书记、省长李炳军说。

退耕还林 乡亲致富

“开荒开到山尖尖,种粮种到天边边。”家住大方县羊场镇穿岩村,肖军林对过去烧山垦田的场面记忆犹新。山上的树被砍光后,水土流失、石漠化加剧等问题接踵而来,肖军林和老乡们过上了“荒山秃岭不长草,人穷粮少吃不饱”的苦日子。

贵州是全国唯一没有平原支撑的省份,重重大山既困住了发展出路,也带来了水土流失和石漠化等严重的生态问题。在生活贫困与生态恶化双重压力下,贵州开始在荒山与石漠间寻找新的生机。

4亩土地退耕还林后,肖军林开办了农家乐,凭着地道的豆干火锅赚得盆满钵满,其他老乡也通过发展乡村旅游和林下种植养殖业等,纷纷走上了发家致富的路子。穿岩村实现了生态环境靓,农民腰包鼓的华丽转变。

近年来,贵州积极探索植被恢复与生态重建、发展生态农业、生态旅游开发、生态移民等综合治理。特别在“十三五”时期,贵州大力实施新一轮退耕还林、重点防护林、石漠化综合治理等重点生态工程,累计完成天然林保护工程建设造林76万亩,治理石漠化面积5234平方公里,防护林工程62.2万亩,退耕还林和治理石漠化面积位居全国第一。到2020年底,全省林下经济利用森林面积达到2023万亩,林业产业实现总产值3378亿元。

企业转型 挑战难题

依托丰富的磷矿资源,贵州成为全国重要的磷化工产业基地,以往磷化工行业产生的污染,也给生态环境带来了沉重负担。为贯彻落实“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要求,建设好长江、珠江上游绿色屏障示范区,贵州坚决向磷石膏的综合利用这一世界难题发起挑战,于2018年率先实施“以渣定产”政策,将磷化工企业消纳磷石膏情况与磷酸等产品生产量挂钩。

“倒逼企业走上绿色转型和综合利用之路,我们正不断致力于探索解决磷石膏利用难题。”贵州磷化集团董事长何光亮介绍,经过3年的努力攻坚,企业于2020年首次实现渣的产销平衡,磷石膏资源综合利用已覆盖建材、化工、井下填充及农业等领域。从工业废渣到绿色建材,贵州另辟蹊径,破解了磷石膏利用处置的世界难题,打造出磷石膏资源综合利用的“贵州样本”。



曾经被称为“纳污沟”的仁怀市五马河恢复了水清岸绿。母应强摄

题图:贵州毕节乌江百里画廊。版式设计:沈亦伶 资料图片

贵州深入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

书写高质量发展“绿色答卷”

本报记者 万秀斌 苏 滨

7月12日至13日,2021年生态文明贵阳国际论坛举办。今年论坛的主题为“低碳转型 绿色发展——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国内外专家、国际组织和知名企业负责人齐聚一堂,共话生态文明、共谋绿色发展。

作为全国首批、西部唯一的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多年来,贵州广大干部群众坚持守好发展和生态两条底线,树立绿色发展理念,转变生产生活方式,努力探索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的高质量发展之路。“绿色”已成为贵州重要的竞争力,是贵州发展最亮丽底色。

为例,作为贵阳市的主要饮用水源地,曾经一度因工业废水、生活污水直排,水产养殖等因素,导致水体遭受污染。后来通过成立生态保护法庭、污染治理等手段,红枫湖的整体生态环境持续好转,局部水域水质已达到Ⅱ类。

提升发展质量 留下“生态银行”

“老板,菜好了没?”在黔西市新仁苗族乡化屋村,赵玉学经营的农家乐里,每天要接待好几拨游客。

“来了!来了!”端着热气腾腾的菜,赵玉学一路小跑吆喝着。

化屋村地处乌江上游,六冲河畔,植被翠绿,风景如画。“我们坚持保护生态、绿色发展的初衷,主打乡村生态旅游,以此带动黄耙、苗绣等特色产业,奋力实现乡村振兴。”村支书张玉芝介绍。

仅今年上半年,化屋村累计接待游客300多万人次,实现旅游综合收入3000多万元。随着旅游产业链延伸,一幅乡村振兴的壮美画卷,在化屋青山秀水间徐徐展开。

在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龙里县谷脚镇茶香村,成片的刺梨挂满枝头,还有不到一个月,即将成熟上市。

“种刺梨的路走对了,这里很多是石旮旯地,以前只能种苞谷,忙活一年,到头来只够口粮。”村民李明权告诉记者,那时候最怕下雨,因为土层薄,苞谷很容易倒一片,淌下来的全是泥水,现在种刺梨,情况明显变了,“不但保持水土,还能卖鲜果,做深加工,一年能挣十几万元。”

黔南州是典型的喀斯特山区地貌,这里山连着山,石压着石,94%的国土面积属石漠化片区,农业生产条件先天不足。转变发展方式,提升发展质量,为子孙后代留下可持续

发展的“生态银行”,迫在眉睫。

近年来,在国家生态文明建设重大政策举措支持下,当地加强重点生态区域管理,划定生态红线管控区域,长江珠江防护林体系建设、天然林资源保护、退耕还林、石漠化综合治理等林业生态工程取得突破性进展。

“退耕还林启动后,黔南大力推进石漠化综合治理和宜林荒山造林,因地制宜发展茶叶、刺梨、特色经果林等产业。黔南的‘人工种植刺梨’,为贵州石漠化治理提供参考,成为山区老百姓‘点绿成金’的经典案例。”黔南州林业生态工程建设中心主任田华林表示,目前全州刺梨种植面积61.7万亩,涉及农户9.1万户29.64万人,并建成贵定、龙里两个刺梨聚集加工产业园区,形成了产业链。

依托良好生态环境,贵州走出了一条高质量发展新路。连续5年时间,贵州绿色经济增长速度领跑全国;连续4个季度,贵州经济增速位居全国前三。



黔南龙里金灿灿的刺梨正是采摘季。

资料图片

贵州深化改革、完善制度、加强法治

多措并举守护绿水青山

本报记者 黄 娟

护条例》颁布实施;2014年,贵州首个生态文明改革实践示范点确定为赤水河,启动流域生态补偿制度、环境保护河长制等12项改革;2018年,云贵川三省达成《毕节共识》,开启跨区域流域保护治理新征程;2021年5月,云南、贵州、四川三省人大常委会分别审议通过了关于加强赤水河流域共同保护的决议和各自省份的赤水河流域保护条例,于7月1日起同步实施,此举开启了三省共同保护赤水河流域工作的新局面。

制度护航,成效明显。赤水河水质发生了根本性改变,原来Ⅴ类及劣Ⅴ类水体基本消除,出境断面水质维持在Ⅰ类,贵州段总体水质稳定在Ⅲ类以上,赤水河段地表水环境质量实现100%达标。

赤水河治理是贵州生态文明制度建设的一个缩影。贵州用最严密的法治,最严格的制度为生态文明建设保驾护航。全省相继出

台了系列地方性政策法规,率先出台了首部省级层面生态文明地方性法规《贵州省生态文明建设促进条例》,颁布实施30余部配套法规,实行严格的生态环境保护制度。

谁污染谁买单

贵州坚持把制度作为刚性约束,搭建起贵州生态文明制度体系“四梁八柱”,各类“疑难杂症”逐一破解,制度力量更好地转化为治理效能。

去年底,安顺市首例水污染生态环境损害赔偿案达成协议,涉案公司在施工过程中挖断生活污水主管道,导致污水进入下游水环境,最终赔偿170万元,又一次为长江流域“谁污染、谁买单”提供了污染治理案例。

推进生态文明建设,贵州着力强化生态

环保监管,从组建全国首个环保法庭、环保审判庭开始,逐步建立了生态文明建设的法治化、市场化保障机制。

自2020年3月20日开展生态环境突出问题从严排查监督专项行动以来,全省共排查各类污染源13659家次,发现1358家企业的3211个问题,立案查处各类环境违法案件1340件。

实施100多项生态制度改革

探索的脚步从未停歇。贵州持续开展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省级空间规划、自然资源资产管理体制、自然资源资产负债表编制、领导干部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改革等国家试点,取消地处重点生态功能区的10个县GDP考核,强化环境保护“党政同责”“一岗双责”,实行党政领导干部生态环境损害问责。

从“三线一单”到“三挂打法”,划红线,把关口;从“以渣定产”到“生态补偿”,抓保护,重落实;从“绿盾行动”到“清废行动”,换思路,定责任;从“双十工程”到“单株碳汇”,滚动治理,创新举措。贵州生态文明建设实施100多项生态文明制度改革,在绿色屏障建设、生态评价考核、生态产业发展、司法保障、生态扶贫等领域实现多个全国“率先”,多措并举,守护绿水青山。

今年5月1日起,《贵州省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条例》正式实施,这是贵州省委提出的“十四五”时期实现“生态建设迈上新台阶”目标添加了一把“法治利器”。

6月18日是第五个“贵州生态日”。从省、市、县、乡、村五级河长巡河到五级林长巡林,一年一度的“贵州生态日”活动,以制度化和仪式感号召全省干部群众投身生态文明建设。

近年来,贵州率先在全国开展生态文明法治建设探索,着力构建有自身特色的生态文明政策法规体系,强化生态文明建设法治保障,取得丰硕成果。

作为首批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贵州30项改革成果列入国家推广清单,生态文明贵阳国际论坛以其旺盛的生命力,成为全球最具代表性和影响力的盛会,为中国生态文明建设提供了启示。

率先出台生态文明地方法规

赤水河,被称为“英雄河”“美酒河”,是长江一级支流中唯一未建水坝的“生态河”,是长江流域重要的生态屏障。这条横跨云贵川的河流曾面临生态难题:上游水土流失严重,中游煤矿遍布,下游酒厂排放超标。囿于管理权限,三省很难形成保护合力。2011年,《贵州省赤水河流域保